

美丽乡愁

书信里的光亮

○李瑞银(徐州)

那天早上,林顺着竹梯上楼,打开门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,屋里堆满了杂物,到处是蜘蛛网。早年父亲在街上做生意用的粥缸,打烧饼的炉子、木炭,坏了的摇头扇,收看电视节目的“大锅盖”,还有种大棚时的草毡子,父亲什么也舍不得扔,乱七八糟都堆在了一起。

再往里走,一张书桌摆在那里。自高中毕业后,林把它从学校拉回家,就很少用到它。书桌上落了锁,多年来锁在时间的角落,布满了灰尘。林双手把桌子拎起来,左右晃了晃,听到里面有东西碰撞的声音。林找来锤子,把锁砸开,一沓书信,用一根红色的绳子扎着。

一九九九年,林到了大学校园,很快有了电子邮箱和其他网络聊天工具,高中同学的交流变得顺畅起来,可乡下没有这些,上了年纪的父亲也不懂。同学们在宿舍用电话卡给家里通话,嘴里啦啦的方言让林听得云里雾里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话,村里也只有很少的几部座机,更不用说手机。父亲要想得到千里之外的消息,就必须跑到邻居家。一想到别人带孩子跑到家里来,扯着嗓子大喊,“来电了”,父亲连忙停下手里活或放下饭碗,拘谨地跑进人家的屋里接听自己的电话,高中同学的脸色,不愿让上了年纪的父亲看别人的脸色。人家虽客客气气的,但麻烦了别人,父亲免不了要说些讨好、恭维的话,这让林感到难受。父子二人于是选择绿色的邮筒和单薄的纸张来传递消息。

林把这沓信取出,虽然是放在书桌的抽屉

里,上面还是蒙了灰尘,信封上的邮戳早已褪色,有些模糊。这些信,都是父亲在这个院子里写的,然后从镇上的邮局发出,跋山涉水、辗转数人,来到林的面前。算起来二十多年了,不用去谈,遥远的日子自己就跑到了眼前。

比现在要年轻得多的父亲从田里回到家,简单吃了晚饭,便开始写信,用的是林高中时的作文本。父亲文化水平不高,握惯了锄头的手,突然握笔一定有些不太习惯。信的内容都很短,一般情况下一页纸,有时一页纸也写不满,包含的却很多,麦子割了,玉米也种上了,西瓜熟了,父亲把全家人的状况连带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牲畜一同捎来,林在父亲的来信里数次看到随风而舞的庄稼和呼噜呼噜的大白猪。

父亲来信后,为了不让同学看到那笨拙的字体、简陋的纸张和自己的窘迫,林常常先圈固吞枣,快速看个大概,然后在晚上找一间无人人的教室,认真地去读父亲的信。等到夜深了,再将信取出来读上两遍,想着父亲写信时的情景和心情,然后给父亲回信。林字迹潦草惯了,怕父亲认不出那些简笔与连笔,回信时总是先写个草稿,再用纸张工整誊写。

邮戳落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,这是父亲写给林的第一封信。那时林到外地读书已两个多星期。父亲在信中写道,能不能吃得惯,别舍不得吃。是不是住得惯,宿舍里、班上的同学哪儿的都有,要和人家搞好团结。考上大学了,学习还是不能放松。刚从家里到学校,国庆节放假就留在学校里好了,省得来回折腾。没事尽量

少出去,注意安全。家里一切都好,不用担心,等等。

校园的人行道上铺满黄叶时,父亲的第二封信匆匆赶来。父亲在信中叮嘱,天凉了,你那边多雨,要及早把秋裤穿上,别只顾着好看。元旦之后,收到了父亲的第三封信。父亲在信中再次嘱咐林要照顾好自己,过年假要早买票,看看有没有回家的路,和家人一起回来,路上有个照应。信的末尾,父亲再次写道,家中一切都好,不用挂念。

大二下学期,弟弟结婚前,父亲写信过来告诉林这一喜讯,并嘱咐林,不赶上星期放假的,就不用回家,不能耽误学习。父亲在信中同时说道,家里打算翻新房子,还要筹备婚礼,花钱的地方多了,要省着点花。困难都是暂时的,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。这封信上有些温渍,一定是父亲的眼泪滴在了上面。

大三那年暑假,林写信告诉父亲,自己找了份兼职,暑假就不回去了。林很快收到了父亲的回信,现在你的任务是读书,还不到你挣钱的时候。信用社的贷款已经还清。今天多学一点知识,明天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今天努力一点,将来低低头求人强一百倍。

大四上学期,林写信告诉父亲自己两手准备,一边投简历,一边准备考公务员。父亲在回信的最后说:“工作的事情,家里帮不上你,只能靠你自己了,爸爸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
最后的一封信上,父亲开头第一句话就是,家里装电话了。那时弟弟和朋友在镇上

做点小生意,装了电话,方便联系生意,林也买了一个便宜的手机,你来我往的书信生活就此中断。

每一封书信都抵达春光。离家四年来,父亲写的信不多,总共十来封,叮囑来来回回,牵挂重重。父亲的信,带来的全是家里的好消息,但林知道也许并不是这样。大二那年春节回家,到了家里才知道母亲在院子里清理积雪时不慎滑倒,肋骨断了两根。还有一次,林从隔壁大娘的口中无意得知,因为地边地界的问题,父母和别人在田里大吵了一架,差点动起手来。一想到老实本分、上了年纪的父母与他人争吵,自己又不在身边,林的鼻子就瘪瘪的。

作为稼稼人的父亲,能给林并不多。四年的异乡求学,每一次放假的时候,林知道月亮一定在村头升起来了。大学的校园除了学习还有各种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、集体活动等,没什么才艺又囊中羞涩的林,有时会感到特别自卑,想要逃离,经常一个人爬到学校的主楼,站在十六楼的窗边,探出头往远处看。耳边呼呼的风声,熙熙攘攘的人们如蚂蚁般渺小,那时林会获得短暂的宁静。可再次回到教室、回到地面上,渴望逃离的念头又会再次升起。林开始反复阅读父亲的来信,在最高层,在无人处,父亲的信把林带到更远的旧日时光,这让林得以平静。慢慢地,林走了出来,不再悲观、焦虑,少了社交、热闹场合,重新回到安静的书桌。

父亲从家里寄至学校,林又从学校带回家里的这封信,此刻正躺在林的办公桌上,信封磨破了,信纸泛黄了,字迹模糊了,却仍散发着墨香。

这沓书信再不会长高了,一根光纤早已替代了南来北往的鱼雁。笔墨传情的时代早已渐行渐远,父亲的信将记忆逐一做成标本。深夜重读这白纸黑字,往事悄然醒来,在黑暗中透着些许光亮,如同田野上玉米拔节、稻谷扬花。

格物致知

红豆杉写意

○耿平(仪征)

慕名已久,如约造访,一棵棵红豆杉树围拢过来,给我一个暖阳清风的拥抱。

杉林内的一个小小空间,有石桌石凳,旁边的柜台上摆放着茶叶、茶具、瓜子。其乐融融的氛围,交谈变得轻松愉悦。庄园主人讲述栽种红豆杉往事,讲述十年来的河湾农庄建设。生长在仪征市新集镇李营村河湾农庄的8000棵红豆杉,是仪征的一张名片。成绩的背后,是一个人的默默坚守。经历多少艰难曲折,品尝多少酸甜苦辣,个中滋味,外人又怎会得知?他还讲了驱车几十公里来采访以红豆杉自救摆脱癌症的女子的往事,感叹红豆杉的神奇。我听着,更钦佩他的执着与坚持。

太阳西斜,阳光依然耀眼,金色芒线透过枝叶的缝隙纵横延展,如同一枚枚十字勋章。枝头红豆杉果攒聚,地面树影斑驳。从石凳上起身,踩着青苔覆盖的石板路,踩着斑驳树影,行走在林间。树干粗糙,蜕皮鳞片一般剥离,深红的浆果攒聚在树冠。同样的色泽鲜艳,小巧玲珑,南国相思豆受人青睐,说它是思想盼望归人归来的血泪凝结,“枝间结红豆,一子一相思”,王维、温庭筠、贯休等纷纷为它吟诗作词。偏偏这稀世之珍竟被无视。红豆杉自有它的价值,其枝、叶、皮、果,不仅可以提取国际公认的治疗癌症药物紫杉醇,还能炮制抗癌的中草药片。采一粒浆果入口,甜润的果浆回候舌,思绪在某些零碎之物中游离,不可避免地进入奇异境地。远古的原始森林,厚密的苔藓覆盖古树枝干下有几尾狐的行迹若隐若现,雨打阔叶的声音遮不住栖息在红豆杉下的一对鸳鸯,红豆杉果在它们硕大的喙间来回传递。

一声声参观酒窖的召唤响彻幻境,我站在红豆杉下,回望石桌石凳之处,二三友围坐,畅饮闲叙。此时此刻,正该举酒为祝,颂颂红豆杉。红豆杉,承载远古树木的自然密码,传递原始动物的情爱,更有拯救癌症病人的大爱。

携酒而来就不必了,主人的是酒,河湾农庄有酒坊。空气中隐隐有酒香,悬挂檐廊的灯笼,摇曳着一份古意。一口口大酒缸倒扣在室外,红纸墨书的“酒”字,笔力遒劲。

南濒长江,河网密布,江河一次次冲击形成的广袤平原,土质松软肥沃。播种和收获,农事以时。水田旱作,交替绘制这片田地的彩图,色彩和形态不断变化。阳光,和暖风和雨水讨论,讨论如何让这片土地高产。沿山河潺潺流动。古运河河道曾经船来船往,浩浩一时;如今,“航运+灌溉”双轮驱动,水循着沟渠,漫上田地,喷灌,漫灌,洗濯,一只无形的手抚摸着社和沉甸,一个约定在水和庄稼之间光照不宣。粮食的使命是解决温

种粮大户的情怀

○端木家达(溧水)

金秋十月,江南丘陵山区常笼罩着薄纱似的雨幕,风铃轻叩万物,缠绵的秋意氤氲悠长不绝。一日,我驱车穿行于矮矮云台下,赶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塘西村平安西路,赴区作家协会举办的集体采风活动,高兴地见到了种粮大户芮玉生。

人员到齐后,芮总领着我们走进水稻田。站在田埂上,见附近一块田里的水稻尚未收割,他操着重重的安徽口音说:“想让水稻有好收成,首要环节是‘选种子’。怎么从五花八门的种子里挑出最优品种?我会先找一块地,播撒各类稻种;年年底收割后,选出产量最高、品质最好的稻子,来年再大面积播种。选对种子,来年粮食丰收才有底气。”为了印证选种方法的可靠性,芮总指着不远处一片倒伏的水稻说:“你看,这片倒在田里的是‘太空水稻’,是通过航天育种培育的品种——利用太空特殊的辐射、微重力环境改变水稻基因,再经过跟踪筛选选优良基因培育而成。它有变异大、稳定性高、高产优质、早熟抗病的特点,葡萄糖、果糖含量比普通种子上高,蛋白质也更丰富,煮出的米饭格外香甜。”

“可再好它也不能用它。太空水稻一成熟,遇上风雨就会成片倒伏,就像现在这样,肯定会减产。所以来年我不会选它当种子,这品种只适合种在大棚里。”

“选完种,下一步是‘用肥’。我们种的是生态水稻,什么是生态水稻?就是种植过程中不施化学农药、化肥,不用转基因技术,靠生物防治,有机肥、稻鱼共生等方式,维持稻田生态平衡。为了保证大米品质,我们特意从外地高价收购羊粪,撒在田里做底肥。要是用了化肥,那可就不上‘生态水稻’了。”

“是不是选好种、施对肥,就能坐等丰收了?当然不是,还有更关键的‘治虫’环节。传统治虫靠农药,生态水稻可不能这么干,那怎么治虫呢?”

芮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点开事先录好的视

投稿邮箱:jsjb2025@163.com

饱,而每一粒粮食都有一个如痴如醉的追求。

站在沿山河畔,倒映于水的镜象切换。首先是一尊名为盃的青铜古器。圆口,深腹,三足,从新集山下注西汉早期诸侯王陪葬墓群出土。它是为酒水调和之器,用以节制酒之浓淡。汉室王侯嗅着这江南稻谷之香而长眠于此。以盃陪葬,是对地产佳酿的魂牵梦萦,是对这片土地世世代代盛产美酒的正信。倒影切换为一页页史书,竖行书写的繁体汉字,记载宋朝到明清真州酒串串联起地方酒史。通漕坊有户部酿酒酒库,清化坊有翼城酒库、南棗酒库,瓦窑子东有新兴酒库,游奕寨、忠勇寨酒库各在本寨……

酒香从古文物中释放,从史书翰墨里弥漫,曾经,国营江苏仪征酒厂红红火火,本地粮食产本地酒,供应着每家每户。那时的婚礼嫁娶,那时的年味,都有真州曲香。它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忆;而今,留住地方酒特殊味道的情怀,如一朵祥云飘在仪征上空,仰视高空的农庄主人从中获得启示。香糯,荞麦,玉米,高粱……精选七种粮食,古法酿造地粮酒。从选料、浸泡、蒸煮、发酵、过滤、窖藏,顺天应时,窖藏佳酿,每一步骤容不得丝毫马虎与懈怠。六道归回的终章是窖藏。窖藏,粮食以另一种方式大范围地怀抱,接受大地的点化,化为芳醇,化为甘饴。

跟随庄主循走廊,走侧门,进酒窖。隔绝阳光和空气,装满酒的大缸行列整齐,密封,沉睡在大地。封于酒缸,置于酒窖,埋于地下。时间,是恰到好处的问题。红豆杉围拢酒坊,浆果挂满枝头,新酿的酒儿正在酒窖酣眠,只等来年春暖花开,你来将它开启。启封,倒酒,举杯,致敬一缸窖藏的灵魄。

杉不醉,单是名字,就别具一格,别有一种意境。杉不醉,是稻谷香甜的提纯,是砥砺前行动力,是张贴人心的杉林风景。

饮一杯杉不醉后提笔,一笔数行,再字斟句酌,总觉得缺点什么。纠结之时,瞥见随手放在书桌旁的一茎红豆杉枝,茎干纤长,绿叶青葱。相对互生的杉叶密密排列,杉叶条形,微弯。茎的顶端分为两脉,两脉中茎密布细小凸点。它是我摘取红豆杉果时不慎带落的,我不忍弃它如草芥,就随手放进包内。与它对视的瞬间,我半日的经历变得清晰。握着它轻轻晃动,它身姿摇曳,楚楚动人。我隐约见到,长江如带,蜀冈若屏,茂密的原始杉林氤氲气息,粒粒饱满圆润的浆果唱着动人情歌,杉林围绕的空地上,歌姬霓裳曼舞,王侯和他的臣民共庆丰年,身着华服的小童正持盃走向盛满美酒的红酒。这酒坛上红纸墨书的“酒”字怎么那么眼熟?那悬挂宫灯的长廊是不是通向酒窖?那古法酿制的美酒是不是也以杉为名叫作杉不醉?

心中的郁闷如野草般疯长,我萌生了停薪留职的想法,想立马辞职离开,另寻生路。但是,一旦辞职,以前老本行的工龄就没有了。老单位转制时,单位已经与私企达成协议,我们必须一起跟过去,因为我们是属于技工类的群体,是持证的压力容器焊工。我决定去找老厂长,问一能不能停薪留职一年,等正式买断工龄后,再潇洒地离开这个让我满心失望的地方。主意打定,我径直去找老厂长,老厂长在老单位德高望重,或许能理解我的处境,给我指条明路。

推开老厂长办公室的门,他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喝茶,看到我进来,微微点了点头,示意我坐下。我深吸一口气,鼓起勇气说道:“厂长,您也知道,现在厂转制了,情况大不如前,我想申请停薪留职一年,等买断工龄后再离职,您看行不?”我本以为他会念及往日情分,多少考虑一下我的请求,可他连头都没抬,冷冷地拒绝道:“不行的,原来做压力容器焊工的焊工要转过来的,不可以辞职。这是协议里规定好的。”

他的话像一盆冷水,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希望。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:“厂都变成私人的了,干吗我还要为他工作。”老厂长依旧面无表情,不紧不慢地说:“要你现在辞职,不过以前的工龄可就一笔勾销了,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”

我忍了一年,我的肺都要气炸了,这么多年的青春和汗水,在他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?我走到芮总面前问道:“芮总,我觉得粮食生产投入大,见效慢。我老家有几位种粮户,就是因为不赚钱,要么跑路要么撤退。您在这儿种着2000多亩地,能赚到钱吗?”

风拂动着芮总的衣角,他眼里闪着光,听完我的话笑了笑:“你说的没错,农业成本高,风险大。这几年确实有不少人放弃农业公司,把钱投到别的热门行业。当初那些人来农村开公司,图的是国家的农业补贴,想赚补贴的钱;现在补贴没了,他们自然就走了。可我是农民,打心底里爱这片土地。这五年,就算没赚到钱,把以前做生意的积蓄都贴进去了,我也不后悔——‘生态水稻’我必须种下去。所以我常说,干农业公司有情怀,种好粮食,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,这就是我的情怀。”

芮总听后尾声,芮总带着我们从田间穿行。我跟他身后慢慢走,望着他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,忽然仿佛看到了芮玉生那份比黄金更珍贵的承诺——是对土地的敬畏,是对农作物的守护,更是让更多人吃上香甜米饭的朴素心愿。

随手拍



年味 孝恩摄

往事随风

那年四十

○徐建平(苏州)

那年,我刚满四十,本以为会在工作近二十年的老单位安稳地干到退休,却没料到命运的齿轮陡然一转——老单位转制,被一家私企收购。那时候,多少人与我一样,内心有着惶恐与不安。原来一直在集体单位上班的人,心里感觉总是不滋味。私企老总对我们这些老职工也不友善,外面聘请的师傅工资比我们高了几倍,我们就再婚再婚过去的拖油瓶,一点也不受欢迎和重视。

心中的郁闷如野草般疯长,我萌生了停薪留职的想法,想立马辞职离开,另寻生路。但是,一旦辞职,以前老本行的工龄就没有了。老单位转制时,单位已经与私企达成协议,我们必须一起跟过去,因为我们属于技工类的群体,是持证的压力容器焊工。我决定去找老厂长,问一能不能停薪留职一年,等正式买断工龄后,再潇洒地离开这个让我满心失望的地方。主意打定,我径直去找老厂长,老厂长在老单位德高望重,或许能理解我的处境,给我指条明路。

推开老厂长办公室的门,他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喝茶,看到我进来,微微点了点头,示意我坐下。我深吸一口气,鼓起勇气说道:“厂长,您也知道,现在厂转制了,情况大不如前,我想申请停薪留职一年,等买断工龄后再离职,您看行不?”我本以为他会念及往日情分,多少考虑一下我的请求,可他连头都没抬,冷冷地拒绝道:“不行的,原来做压力容器的焊工要转过来的,不可以辞职。这是协议里规定好的。”

他的话像一盆冷水,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希望。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:“厂都变成私人的了,干吗我还要为他工作。”老厂长依旧面无表情,不紧不慢地说:“要你现在辞职,不过以前的工龄可就一笔勾销了,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”

我忍了一年,我的肺都要气炸了,这么多年的青春和汗水,在他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?我走到芮总面前问道:“芮总,我觉得粮食生产投入大,见效慢。我老家有几位种粮户,就是因为不赚钱,要么跑路要么撤退。您在这儿种着2000多亩地,能赚到钱吗?”

风拂动着芮总的衣角,他眼里闪着光,听完我的话笑了笑:“你说的没错,农业成本高,风险大。这几年确实有不少人放弃农业公司,把钱投到别的热门行业。当初那些人来农村开公司,图的是国家的农业补贴,想赚补贴的钱;现在补贴没了,他们自然就走了。可我是农民,打心底里爱这片土地。这五年,就算没赚到钱,把以前做生意的积蓄都贴进去了,我也不后悔——‘生态水稻’我必须种下去。所以我常说,干农业公司有情怀,种好粮食,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,这就是我的情怀。”

芮总听后尾声,芮总带着我们从田间穿行。我跟他身后慢慢走,望着他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,忽然仿佛看到了芮玉生那份比黄金更珍贵的承诺——是对土地的敬畏,是对农作物的守护,更是让更多人吃上香甜米饭的朴素心愿。

电焊钳为伴,手指早已变得粗糙而笨拙,打字时总是力不从心。而且,家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,练习的机会更是乏之又少。二十年的电焊工做下来,手指都不灵活了。

大姐的大女儿家里有一台电脑。当老姐的外甥女知道我在学电脑,便说:“舅舅,你到我家里来练好了。”

一开始,我想学五笔输入法可记性不好,学拼音打字却好多字不知道怎么写。那只有查《新华字典》,一个字一个字地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学习,终于通过了全国计算机一级技术等级的考试。

2003年2月,一刀切买断工龄的手终于办下来了。我可以自由飞翔了。我与单位招呼也没打,就默默地走了。离开了奋斗二十年的地方,离开了魂牵梦萦的地方,我望着那曾经有梦想、有汗水、有泪水的地方,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前面的路在哪里?又怎么走?这一切,我非常茫然。但我知道,路还是得靠自己走,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是路。

站在单位门口,我久久伫立,望着那熟悉的厂房、办公楼,心中五味杂陈。这里,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,有青春的梦想,有奋斗的汗水,也有无数个日夜的坚守。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,那些曾经为了项目全力以赴的日子,都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有过欢笑,有过泪水,有过成功的喜悦,也有过失败的落寞。如今,一切都已成为过去,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,而前方的路,充满了未知与挑战。

回到家后,我陷入了沉思。未来的路该怎么走?继续应聘电焊工,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,倒不如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手艺,去打拼出一番事业,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,本以为她会有所顾虑,但妻子的回答却让我倍感温暖和鼓舞。她微笑着说:“你去吧,我支持你。你技术这么好,人又踏实,我相信你一定能的!”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信任和期待。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眼眶也微微湿润了。

我就这样踏上了出门打拼的路。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我回头望去,天井里的柿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树影长长,仿佛在向我挥手,像是与我道别,又像是在向我召唤。那年四十,回望人生,我终于悟透一点:人到中年,万事并不休。人生还有很漫长的路可走,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。那年四十,让我懂得了一点,谁都可能遭遇困境与人生的低谷,重要的是,你得走出来……

作者简介:徐建平,苏州人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现任某企业总经理。种过田,做过近20年的电焊工。2018年,开始写作,发表100多篇散文,作品散见于《苏州日报》《姑苏晚报》《江苏经济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

一路风景

满眼金色关不住

○梁国才(溧水)

俗话说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。小雪节气到了,意味着即将飘雪,真正的冬天来临了,人们开始腌菜腌肉准备过冬了。

午后,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,从头部到脚底,胸腔里热乎乎的,整个世界暖融融的。如此之好,不出去走走,享受享受日光浴实在可惜。

由东往西,从天生桥大道左拐进入随园路。银杏树映入眼帘,远远望去,似两面淡黄色的墙相对而视,肃立在公路两旁,一直往南伸展,干净明丽,饱满端庄,舒坦、庄重之感油然而生。银杏是古老的树种,乃几亿年前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裸子植物,有植物界的活化石之称。成年的银杏树,树龄可达500到3000年,真可谓树中的长寿者。不知道随园路上的银杏几岁了?它们是几年前来到这儿的。溧水,素有银杏之乡之称。石湫上方村有棵银杏之王,已经1800岁了,是目前南京发现的最老银杏树,它早在东吴时期就存在了。我猜想,今日杏王一定雄风依旧,满身披金挂甲了,与日光相映生辉。近观,路旁银杏树枝裸露,扇形的金黄寥寥可数。历经岁月的酷秋,初冬黄色的如花之雨,非常养眼壮观。宋代诗人葛绍体写诗赞道:“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忆天地曾成功。”当地舒缓下来,忽然看见一地翻飞的银杏叶子,在秋风阳光中尽情飞舞,感受到了秋天的丰收和壮美,觉得自己人生虽艰辛有结果的饱满。是啊,历经艰辛拼搏的人生是绚烂的人生,是丰满的人生,是无悔的人生,如同银杏树。

到了国家极限运动溧水训练基地再左拐,走过不长的龙潭路往左进入致远路的最南端。致远,命名人是取自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: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语句吧,用心良苦可以明知。告诫行人直挂云帆济沧海,追求卓越,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,既立足现实,又不畏浮云遮望眼,锐意进取,勇于开拓创新,实现远大的理想,成就事业抱负。致远路两旁,梧桐高大威武,像统一着黄装穿白靴的刚强卫士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路面“卷起千堆雪”,铺满了焦黄色梧桐叶。虽值冬季,仍有黄中带青的巴掌似的梧桐叶挂在枝头,抗争着凛冽寒风。“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深山里的僧人不知道怎样计算日历,从一片树叶的凋落,知道秋天的到来。这里的树叶便是指梧桐叶。秋天来了,梧桐树叶不像其他的叶子那样渐渐变黄,而是开始变得干硬干脆的,仿佛在对秋天宣告它们的坚韧不拔。即便到了冬日,仍然昂首挺立。梧桐与六朝古都有着不解的情结,栽植历史悠久,作为南京后花园的溧水,怎能少得了梧桐呢?“栽下梧桐树,自有凤凰来”,多么美好而且高贵的寓意啊,园林工人的用心之至可见一斑。

随园路和致远路分别以银杏和梧桐作为主要绿化树种,共同以金黄色装扮着冬季里依傍无想山麓北部的溧水城南新区,与阳光同色,将新区装扮得温馨、宁静、舒适,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明显标志,可以称之为银杏大道和梧桐大道了。幸庄水库和幸庄公园被包围在其间,山水相映,人文相通,把无想山国家森林公园点缀得灵动活泼,生机无限。它们只是城南新区众多道路中的其中之一,还有桦树大道、枫林大道、香樟大道、樱花大道……各色树种好似彩笔,园林工人信手拈来,在大地上尽情描绘着。俯瞰冬日的新区,赤橙黄绿青蓝紫,层林尽染,姹紫嫣红,徜徉在大道上美不胜收。昔日的荒山恶水,如今蝶变为四通八达、山水清秀、高楼林立、霓虹闪烁、活力四射的现代城市化区。新区仅仅是溧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。老人进城后说:“现在变化太大,摸不清方向了。”就连常年居住在城里的我们,如不打开导航,开车出门往往走不准道。犹如银杏般古旧的溧水,这一江南小邑,凭藉梧桐般的坚韧,带着致远的志向,在新时代伟大号角引领下,高昂着秦淮河源头,狂奔着踏山巨龙,奔驰着新能源列车,依仗着无想底蕴,迸发着红色基因,日新月异地发展着,一座“强富美高”的活力新城正在一天天崛起!

冬日,虽有某些寒冻。走在金色大道上,置身金色的海洋里,满目祥瑞,满怀欢喜,心是滚热的。

邂逅生命的光华

○清泉(常州)

2018年8月,我踏上了新疆乌恰的土地,开启了一段难忘的援疆支教旅程。其间,我有幸遇见了被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组织部等部门授予“最美奋斗者”荣誉称号的吴登云和布茹玛汗·毛勒朵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。他们的故事,如同一泓泓清泉,滋润着我的心扉。

——题记

永不褪色的温度

帕米尔高原的寒风掠过乌恰县的戈壁滩,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传奇镌刻在时光的褶皱里。当两岁的托合托西在火光中发出第一声啼哭时,他或许没有想到,自己稚嫩的命将在一位汉族医生的血肉之躯上重生新生。这场发生在1971年冬天的生命接力,至今仍帕米尔高原回响着温暖的余韵。

那个寒夜,当烧伤面积超过50%的幼童躺在手术台上,吴登云的手指在器械间划出坚定的弧线。十五岁的生死博弈后,休克与感染的险峰已被跨越,但创面愈合的绝壁依然横亘在眼前。消毒水的气味里,这位扎根边疆的医生突然想起医学杂志上泛黄的字迹——异体移植的曙光照亮了手术室。可茫茫戈壁,何处寻得合适的皮肤供体?麻醉剂刺痛皮肤的刹那,吴登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手术刀游走走在自己的左腿上,13片带着体温的皮肤被移植到幼童焦黑的躯体上,完成跨越民族的生命对话。

高原的云朵年复一年地飘过阿克孜族毡房,吴登云的白大褂早已被岁月染成淡黄。但那些从他身体上剥离的皮肤,却在另一个生命里绽放出永恒的春天。当托合托西的孩子们在草原上追逐嬉戏,当新生的皮肤随着岁月生长出新的年轮,我终于懂得:真正的医者仁心,从不是悬壶济世的遥远传说,而是将生命化作渡船,在生死之河上摆渡灵魂的永恒姿态。

帕米尔高原的灵魄空荡,吴登云的故事仍在生长。那些被他温暖过的生命,正将这份温度传递给更多在寒夜里颤抖的灵魂。

界碑上的指致

在帕米尔高原深处,矗立玛拉山口的寒风裹挟着雪粒,将时光雕刻成永恒的石雕。这里矗落着一块特殊的界碑,青灰色的石面上镌刻着无数指致般的刻痕,像是光阴的年轮,又似无声的誓言。这些印记属于一位柯尔克孜族护边大妈——布茹玛汗·毛勒朵。

十九岁少女布茹玛汗第一次踏上巡边路时,羊皮坎肩上的流苏还泛着青蓝的光。那时的她或许没有想到,这条蜿蜒的羊肠小道,会成为她此后生命的轨迹。当第一块界碑映入眼帘,少女的心跳与石碑上“中国”二字共振,她轻轻抚过冰冷的石面,好像触摸到了母亲温暖的掌心。从此,每个黎明时分,总能看到她赶着羊群走向山口的背影。

八千里的足迹,在地图上不过是几道蜿蜒的曲线,却凝结着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深冬时节,积雪能没过膝盖,她使用树枝在雪地上划出记号;盛夏暴雨冲垮道路,她将看似漆黑的岩壁艰难前行。在布茹玛汗的巡边日志里,记录着许多像平凡细节:某块界碑的裂缝用羊油修补过,某段边境线的碎石被重新码放整齐,某处容易迷路的山坳系上了彩色布条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刻在界碑上的“中国”字样。起初只是用石块简单勾勒,后来她学会用铁器雕刻。这些深深浅浅的印记,有的已被风雨侵蚀,有的仍清晰如初,但每一道都镌刻着相同的温度。那年四十,回望人生,我终于悟透一点:人到中年,万事并不休。人生还有很漫长的路可走,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。那年四十,让我懂得了一点,谁都可能遭遇困境与人生的低谷,重要的是,你得走出来……

作者简介:徐建平,苏州人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现任某企业总经理。种过田,做过近20年的电焊工。2018年,开始写作,发表100多篇散文,作品散见于《苏州日报》《姑苏晚报》《江苏经济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